第七章　俄烏戰爭與俄羅斯在印太的戰略抉擇

劉蕭翔*

壹、前言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羅斯聲稱應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Luhansk People's Republic）與頓內茨克人民共和國（Donetsk People's Republic）請求，以「特別軍事行動」（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之名出兵烏克蘭，隨後爆發歐洲自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地面戰爭。俄烏戰爭實為俄羅斯和以美國為首西方勢力的對決，若無西方情資與軍援，烏克蘭斷難抵抗俄軍攻勢至今。戰事雖仍在未定之天，惟俄羅斯後續的抉擇無疑將影響日後全球格局，並牽動印太情勢。本文擬探究俄羅斯對戰事的認知，並瞭解戰爭對全球格局的影響，繼而推論俄羅斯後續在印太地區的可能抉擇。

貳、俄羅斯認知的俄烏戰爭

鏖戰中的俄烏戰爭既是俄羅斯與西方在前蘇聯地區的地緣政治博弈，亦是俄羅斯企圖重返歐亞大國地位的豪賭。誠如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言，失去烏克蘭將使俄羅斯的地緣戰略選項大幅限縮，使其更加亞洲化而離歐洲更遠。[1] 易言之，烏克蘭是俄國歐亞大國版圖不可或缺的一塊，故俄羅斯絕不願讓烏克蘭脫離其掌控。

一、北約東擴危害俄國安全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的東擴使冷戰後的俄羅斯外交從向「西方一面倒」轉為「東西平衡」。普欽

*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員。

1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p. 92, 113.

（Vladimir Putin）千禧年之際繼任總統後，曾藉「911」的全球反恐契機與美國修好，但北約東擴與前蘇聯地區的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卻又讓雙邊關係惡化。北約東擴不僅危害俄國安全，亦無視俄羅斯自許的大國地位。普欽即於 2007 年慕尼黑安全會議嚴正抗議北約東擴無關歐洲安全，而是對俄國的嚴重挑釁。俄羅斯不反對任何主權國家確保自身安全的權利，但北約無需將軍事設施推向俄國邊界。[2] 2008 年 4 月，北約承諾未來將讓烏克蘭與喬治亞加入後，俄羅斯認為已觸及其底線，故於同年 8 月發動俄喬戰爭（Russo-Georgian War），雙邊關係因而降至冰點。俄美關係曾在美國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任內「重啟」（reset），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亦連帶改善，未幾卻又因 2014 年烏克蘭危機（Ukraine crisis）惡化。2014 年政變迫使親俄的前烏國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流亡，俄羅斯因而併吞克里米亞並扶植烏東親俄勢力，而遺緒更延續迄今。

二、烏克蘭乃歷史領土之一部

2021 年 3 月烏東衝突再起，俄羅斯則趁機於俄烏邊境軍演，西方國家莫不憂心俄羅斯又藉軍演掩護入侵。莫斯科此舉其來有自，蓋其以為烏克蘭正成為北約事實上的成員。2017 年 12 月川普政府決定向基輔出售防禦性武器，與北約協訓烏國軍隊，乃至於烏軍參演北約軍演，無不令俄羅斯如鯁在喉。2021 年 6 月底由美國與烏克蘭在黑海主導的「海洋微風 2021」（Sea Breeze 2021）聯合軍演，更有回敬俄國此前軍演意味。

鑑於烏克蘭離心傾向強烈，普欽便於 2021 年 7 月發表《論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歷史上的統一性》（*On the Historical Unity of Russians and Ukrainians*），強調俄烏系出同源，並聲稱今日情勢是過去的錯誤積累與外人挑撥所致，而占據古羅斯（Rus）領土的現代烏克蘭則是蘇聯時代產

2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и дискуссия на Мюнхен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 вопросам политик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февраля 10, 2007,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4034.

物。西方刻意削弱俄烏連結，讓烏克蘭成為緩衝屏障與抗俄跳板；烏克蘭更強迫境內俄人否定自我根源與仇俄，此猶如對俄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拒絕反俄者卻遭受種族清洗威脅。俄羅斯絕不允許曾為歷史領土一部的烏克蘭淪為抗俄工具。[3] 隨著烏美在 2021 年 9 月承諾加強戰略夥伴關係，俄羅斯又再度陳兵俄烏邊境且規模更甚於前。同年 11 月 10 日，美烏簽署《美烏戰略夥伴關係憲章》（*U.S.-Ukraine Charter on Strategic Partnership*），強調支持烏克蘭加入北約，並擬支持烏克蘭反擊來自俄國的武裝侵略、能源與經濟破壞行為，以及惡意網路活動，包括維持制裁並採取其他措施直至烏國恢復領土完整至國際公認的邊界。[4] 俄羅斯因而於 12 月 15 日正式提出兩份安全保障草約，要求北約停止東擴且烏克蘭不得加入北約，惟西方與俄反覆交涉仍難有交集。

2022 年 2 月 17 日，俄羅斯回覆西方並強調其無意入侵也無法接受撤軍要求；俄軍未部署於烏國境內，在本國的部署也未影響美國利益，反觀俄方的「紅線」與核心安全利益卻被漠視。只有西方停止對烏供應武器、召回所有顧問，以及北約拒絕與烏克蘭聯合軍演才能緩和情勢。[5]

三、俄羅斯保護烏東俄人

2022 年 2 月 21 日普欽發表談話，再度強調烏克蘭是俄國歷史、文化與精神空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且從未擁有真正國家地位的傳統。俄羅斯扶持烏克蘭卻換來烏國極右翼民族主義崛起，並發展成「恐俄症」（Russophobia）與新納粹主義（Neo-Nazism）。烏克蘭的蘇聯遺產被利益集團與外部勢力揮霍消蝕殆盡並造成 2014 年政變，但親西方的抉擇卻

3 “Стать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единстве русских и украинцев»,”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июля 12, 2021,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6181.

4 “U.S.-Ukraine Charter on Strategic Partnership,” *U.S.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10, 2021, https://www.state.gov/u-s-ukraine-charter-on-strategic-partnership/.

5 Oleg Burunov, “Russian Foreign Ministry Releases Response to US on Security Guarantees,” *Sputnik International*, February 17, 2022, https://sputniknews.com/20220217/russian-foreign-ministry-releases-response-to-us-on-security-guarantees-1093115903.html.

讓烏克蘭每況愈下，除根除與俄國的文化、宗教連結外，更成為北約的實質軍事基地。烏克蘭還對克里米亞與頓巴斯人民冠上恐怖分子之名，以便在西方協助下迫害他們。一國安全不應以犧牲他國安全為代價，烏克蘭欲加入北約卻危及俄羅斯，並正成為西方橋頭堡。北約若從哈爾科夫（Kharkiv）發射彈道飛彈至莫斯科只需 7 到 8 分鐘，而極音速飛彈更只需 4 到 5 分鐘。俄羅斯於 2008 年倡議締結歐洲安全條約遭拒，而 2021 年的安全保障提案又被漠視。俄羅斯有權確保自身安全，故有必要承認盧甘斯克與頓內茨克兩共和國的獨立和主權。[6]

2022 年 2 月 24 日，普欽於出兵前夕發表緊急談話，除數落西方例外主義的傲慢與對俄國正當要求的輕蔑，更譴責西方數度違反國際法干涉、入侵他國，間接促成國際恐怖主義與極端主義。俄羅斯無法接受外人在自己歷史領土上扶持反俄勢力。一如 2022 年初對哈薩克的援助，鑑於頓巴斯人民的求助，俄羅斯根據《聯合國憲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第 51 條和此前與烏東兩共和國的友好互助條約，在國會批准下進行「特別軍事行動」，保護 8 年來受基輔欺凌和種族滅絕的人們，實現烏克蘭的非軍事化和去納粹化。[7]

四、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2021 年軍演施壓奏效與西方濃厚綏靖氛圍對俄極為有利，復以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將於 2021 年年底卸任，法國亦將於 2022 年舉辦總統大選，而美國則聚焦印太，又正大舉從阿富汗撤軍，因此對俄羅斯正是解決北約東擴的良機。此即普欽為何大談史觀，否定烏克蘭的國家正當性，並指控其為西方馬前卒、否認俄烏歷史淵源與迫害烏東俄人。其後，俄羅斯陳兵俄烏邊界又向西方提出安全保障方案，欲以武力脅迫西方

6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февраля 21, 2022,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7828.

7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февраля 24, 2022,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7843.

就範，惟仍破局收場。故普欽 2022 年 2 月 17 日的回覆已形同最後通牒，而之後承認烏東兩共和國則在為軍事行動鋪路。至於應頓巴斯人民請求的「特別軍事行動」，則意在迴避違反國際法的指控。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在開戰後對三十多位美國、烏克蘭、歐洲與北約高級官員訪談拼湊出戰前輪廓，並確認美國在 2021 年 10 月已認定普欽將入侵烏克蘭，惟中情局局長伯恩斯（William Burns）認為普欽當時尚未做出不可逆轉的決定。多數受訪者亦認為普欽不會如此不理智，僅波海三國和英國認為俄軍會入侵。[8] 俄方 2021 年 12 月的安全保障提案顯然是轉折關鍵，而西方拒絕俄國提案和年事漸高的迫切感，乃至於認定西方將袖手旁觀，可能是普欽不惜一戰的原因。其智囊卡拉噶諾夫（Sergei Karaganov）在 2022 年 2 月 17 日最後通牒前，仍認為西方將試圖滿足俄國要求，蓋俄羅斯有能力威脅美國生存，而俄中軍事合作更可能是場真正的噩夢。卡拉噶諾夫還認為北約集體安全是空洞的，美國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在歐洲冒著毀滅性風險與一個核武國家作戰。[9] 若能阻擋北約東擴，普欽必能有其歷史定位。鑑於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復以春季地面泥濘將不利作戰，此即普欽為何決定出兵烏克蘭之故。

普欽陳述的歷史實為俄國中心論解讀，忽略今日烏克蘭一地曾被數度瓜分，在無形間已被一分為二：烏西親西方並信奉天主教，烏東則親俄並信奉東正教。東西部經濟生活基礎的不同更擴大上述分歧。以工業為主的烏東倚賴俄國能源；以農業為主的烏西與東歐往來密切，盼望早日加入歐盟。故普欽的史觀與對戰爭的認知，恐怕僅能在烏國親俄地區引起迴響。

---

8 Shane Harris, Karen DeYoung, Isabelle Khurshudyan, Ashley Parker and Liz Sly, “Road to War: U.S. Struggled to Convince Allies, and Zelensky, of Risk of Invasion,”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6,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interactive/2022/ukraine-road-to-war/.

9 Виталий Цепляев,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НАТО — это рак. Пока метастазы тольк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ются»,” *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No. 3, января 19, 2022, с. 3; Sergei Karaganov, “It Is Not About Ukraine,”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February 7, 2022, https://eng.globalaffairs.ru/articles/it-is-not-about-ukraine/.

參、俄烏戰爭發展對全球格局的影響

一、俄暗藏地緣政治野心

俄羅斯於 2021 年 12 月提出的《俄美安全保障條約》（*Treaty betwee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n Security Guarantees*）與《關於俄羅斯與北約成員國的安全措施協議》（*Agreement on Measures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Member States of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不被西方接受是普欽揮兵烏克蘭的關鍵。[10] 惟提案實則包藏地緣政治野心，西方因而寸步不讓。兩份草案均要求北約停止東擴，以及不在能向對方領土發起攻擊之處部署陸基中、短程飛彈，惟兩者又因美國與北約對俄威脅的不同而異。

對美國的提案旨在限制美國在歐洲的勢力，例如美國不得利用他國領土，或在本土之外，乃至於非北約成員國的前蘇聯國家境內從事軍事活動，且應避免在本土之外部署核武，惟草約對俄羅斯在其本土境內卻無類似要求。故美國勢力在歐洲被大幅削弱時，俄羅斯卻仍可威脅歐洲安全。

對北約的提案則要求北約停止在 1997 年後加入的中東歐成員國境內活動，且不得納入烏克蘭與其他國家，以及不得在烏克蘭、東歐、南高加索與中亞國家領土從事軍事活動。雙方亦不得在商定的邊境地帶舉行旅級以上規模的軍演。俄方雖然被禁止向西歐部署攻擊飛彈與在雙方邊境大規模軍演，但限制卻僅及於俄羅斯與北約兩造，而未涵蓋尚未加入北約的前蘇聯國家。故俄羅斯除欲限制北約東擴外，也欲鞏固在前蘇聯地區的勢力。

西方若接受俄方提案，歐洲戰略平衡將向俄羅斯傾斜，美國在歐洲從此亦難有作為，全球格局必然轉變。故看似公平對等的提案實則不然。在

10 “Договор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и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Америки о гарантиях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екабря 17, 2021, https://mid.ru/ru/foreign_policy/rso/nato/1790818/?lang=ru;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мерах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и государств-членов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екабря 17, 2021, https://mid.ru/ru/foreign_policy/rso/nato/1790803/?lang=ru.

無法阻止北約東擴後，揮兵烏克蘭逼迫西方妥協顯然是普欽認知的解決之道。

二、集團對抗漸成形

烏克蘭挺過俄軍閃電戰攻勢，使西方大國轉變態度並開始對烏援助，更對俄發動前所未見的制裁。惟歐洲高度依賴俄國能源的現實，使得制裁功虧一簣，未能徹底消耗俄國國力。儘管西方國家對烏援助程度不一，德、法仍帶保留，美、英則支持最力，聯合抗俄基調卻大抵一致，惟底線仍是避免情勢升高與引火上身。[11] 2022 年 9 月 30 日，北約在盧甘斯克、頓內茨克、札波羅熱（Zaporizhzhia）與赫爾松（Kherson）遭俄國併吞後，仍不支持烏克蘭加入北約即是例證。

戰前宣稱與俄國不是盟友卻勝似盟友，友好沒有止境、合作沒有禁區的中國，[12] 即便不願公開挺俄，卻仍適時助俄緩解制裁壓力。同遭西方制裁的伊朗則將戰爭歸咎於北約東擴，形同公開挺俄，而兩國後續更商討國際支付系統替代方案與簽署石化與運輸領域合作協議。

從 2022 年 5 月集體安全組織（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 CSTO）高峰會與歐亞經濟聯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AEU）的歐亞經濟論壇（Eurasian Economic Forum），到 6 月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St. Petersbur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orum）與金磚國家（BRICS）高峰會，乃至於 9 月東方經濟論壇（Eastern Economic Forum）與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高峰會，亦處處可見普欽的突

11 據《華盛頓郵報》調查，西方軍援烏克蘭的前提是避免引發美俄直接衝突，以及不讓俄羅斯藉機升高情勢。Shane Harris, Karen DeYoung and Isabelle Khurshudyan, “Russia’s Gamble: The Post Examined the Lead-up to the Ukraine War. Here’s What We Learned,”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6,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2022/08/16/ukraine-road-to-war-takeaways/.

12 〈外交部：中俄兩國不是盟友，勝似盟友〉，《人民網》，2021 年 10 月 22 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1/1022/c1002-32261779.html；〈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新時代國際關係和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聯合聲明〉，《人民網》，2022 年 2 月 4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2/0204/c1001-32345502.html。

困意志。9 月初「東方—2022」（Vostok 2022）軍演的規模雖不如「東方—2018」（Vostok 2018），惟 12 個參演國數目卻為歷年之最，參演國家與俄國的關係亦相當密切，縱未全數支持俄國「特別軍事行動」，卻仍有暗挺之意。

西方陣營則嚴密提防威權國家匯合。美國即不斷施壓中國推動俄烏談判，並威脅中國不得對俄軍援。指稱俄羅斯正向北韓購買彈藥亦是一例，美國國防部發言人萊德（Pat Ryder）更對此證實，暗示制裁已嚴重影響俄國軍工業，惟不久後便遭北韓駁斥為抹黑。[13] 南韓世宗研究所則指出，中國或將因美中競爭和烏克蘭局勢，而與俄羅斯、北韓和伊朗進行新型軍事安全合作，北韓則完全可能參與中俄主導的多國聯合軍演。[14] 威權國家是否暗中串聯不得而知，惟北韓與伊朗的動作卻不免啟人疑竇。北韓除於 2022 年 9 月底連射飛彈挑釁外，10 月 6 日更出動 8 架戰鬥機與 4 架轟炸機逼近南韓在兩韓邊界附近劃定的「特別監視線」，迫使南韓緊急升空 30 架軍機應對。此乃 10 年來首見。另據《路透社》（*Reuters*）報導，伊朗在 10 月 6 日已承諾向俄提供精度更高的彈道飛彈與更多的攻擊無人機。[15] 伊朗此舉對因受制裁而可能面臨彈藥短缺的俄軍不僅為及時雨，亦為後續戰況投下新變數。

除了左右逢源的印度與土耳其，俄烏戰爭進入持久戰後，民主與威權國家的集團對抗已逐漸成形，並有陷入安全困境之虞。一如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所言，即便北約自認是防禦性聯盟且未對俄構成威

13 Julian E. Barnes, “Russia Is Buying North Korean Artillery, According to U.S. Intelligence,”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5, 2022, https://www.nytimes.com/2022/09/05/us/politics/russia-north-korea-artillery.html; “Pentagon Press Secretary Air Force Brig. Gen. Pat Ryder Holds an On-Camera Press Briefing,”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eptember 6, 2022, https://reurl.cc/GE6mWA;〈詳訊：朝鮮駁斥朝對俄出口武器彈藥之說〉，《韓聯社》，2022 年 9 月 22 日，https://reurl.cc/0XqjL6。制裁必然影響俄精準制導武器的供應鏈，卻未必波及低階彈藥產能。故美國此舉應是爭取西方陣營支持，連帶打擊北韓之意居多。

14 〈韓智庫：朝鮮或與中俄舉行聯合軍演〉，《韓聯社》，2022 年 9 月 11 日，https://cb.yna.co.kr/gate/big5/cn.yna.co.kr/view/ACK20220906005100881。

15 “Iran Agrees to Ship Missiles, More Drones to Russia,” *Reuters*, October 19,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xclusive-iran-agrees-ship-missiles-more-drones-russia-defying-west-sources-2022-10-18/.

脅，但關鍵卻在於莫斯科如何看待。[16] 歐洲各國加入北約的預防性措施，反而降低俄國安全感，使其併吞克里米亞與入侵烏克蘭。各方的防禦性反應反倒讓敵意螺旋不斷升高，以至於單方讓步也無法解決困境，蓋此將誘使對手採取更激進的行動，以獲得永久安全。[17]

俄駐美大使安東諾夫（Anatoly Antonov）在《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的投書即反映上開邏輯。其認為西方漠視俄羅斯對北約進逼的抗議，還扶植烏克蘭對抗俄國，而美國更將局勢推向核大國直接對抗。指責俄國可能使用核武，不如承認美國面臨生存威脅的反應亦然。他更警告美國別誤判僅會發生局部核衝突，蓋任何核武的使用都可能升級為全球性衝突。[18] 其所言與普欽如出一轍，俄方所為乃防禦性反應，亦代表與西方仍無交集，難脫安全困境。普欽竭力求勝乃可預見之事，而無論戰爭以何種方式結束，結束之日料將為俄羅斯與西方長期對抗之始，而民主與威權國家集團對抗亦將成形。

肆、俄羅斯在印太的戰略抉擇

一、道盡途窮，僅剩東方

（一）印太布局生變

2014 年烏克蘭危機後，俄羅斯即加速「轉向東方」（Pivot to the East）並於 2016 年提出「大歐亞夥伴關係」（Greater Eurasian Partner）戰略構想，中、印兩國則為重要支柱，惟多年布局卻因俄烏戰爭生變。

16 John Mearsheimer, “John Mearsheimer on Why the West is Princip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Ukrainian Crisis,” *The Economist*, March 19, 2022, https://www.economist.com/by-invitation/2022/03/11/john-mearsheimer-on-why-the-west-is-principally-responsible-for-the-ukrainian-crisis.

17 Stephen M. Walt, “Does Anyone Still Underst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Foreign Policy*, July 26, 202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7/26/misperception-security-dilemma-ir-theory-russia-ukraine/.

18 Anatoly Antonov, “Cuban Missile Crisis 2.0 Over Ukraine?” *The National Interest*, September 28, 2022,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cuban-missile-crisis-20-over-ukraine-205077.

中、印雖未公開譴責俄羅斯，卻仍備感壓力而對俄關切。2022 年 9 月，普欽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會晤時即語帶玄機地讚賞中國在烏克蘭危機的平衡立場，也瞭解其問題和疑慮，[19] 但時任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稍早訪問俄國會下議院國家杜馬（State Duma）的閉門談話影片，卻在普習會晤前夕外流，其「中方理解並支持而且從不同的方面給予『策應』」之言更令輿論譁然。蓋「策應」意為「兩軍相呼應，協同作戰」，儼然證實中國的暗地支持。[20] 此是否為俄方刻意操作不得而知，但莫斯科確實亟需北京無保留的支持，然此又令中國為難。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亦曾面告普欽「今日不是戰爭的時代」，並呼籲儘早結束戰爭。[21] 左右逢源的印度近年極力降低對俄依賴，俄印關係若再因俄烏戰爭疏離，俄過往聯中抗美又挾印制中的策略恐將無以為繼，而俄中關係亦將向中國傾斜。

（二）近鄰荊棘滿布

俄國的近鄰（near abroad）布局亦受俄烏戰爭波及。2022 年 5 月，俄羅斯欲藉集體安全組織高峰會為己造勢，豈料與會者雖肯定組織在中亞的作用，但哈薩克、吉爾吉斯與塔吉克卻迴避俄烏戰爭議題。類似場景又於 6 月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重現，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Kassym-Jomart Tokayev）即託辭國家完整與民族自決的矛盾性，而不承認科索沃、南奧塞梯亞（South Ossetia）或阿布哈茲（Abkhazia）的國家地位，故對頓內茨克與盧甘斯克亦然。[22] 類似的情況亦發生於 10 月在阿斯塔納舉辦的獨

19 “Встреча с Председателем КНР Си Цзиньпином,”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сентября 15, 2022,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9356.

20 「栗戰書：『在涉及俄羅斯切身利益的問題上，特別是在烏克蘭局勢上，中方理解並支持』『而且從不同的方面給予策應』」，《Twitter 時事金掃描—金然 @TouBanTouTiao》，2022 年 9 月 14 日，https://twitter.com/TouBanTouTiao/status/1570029219178024961。

21 Rezaul H. Laskar, “‘Era is Not of War’: Modi Publicly Asks Putin to End Ukraine War. It’s A First,” *The Hindustan Times*, September 16, 2022,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era-is-not-of-war-modi-publicly-asks-putin-to-end-ukraine-war-it-s-a-first-101663342864304.html.

22 “Пленар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июня 17, 2022,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8669.

立國家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高峰會，塔吉克總統拉赫蒙（Emomali Rahmon）即公開對普欽表達不滿，並展開長達 7 分鐘形同訓話的抗議，還警告俄國若對小國的關注不夠，將可能重蹈蘇聯解體的覆轍。

普欽對此僅能吞忍，畢竟在戰況不利下，周邊的穩定至關重要。莫斯科亦需要哈薩克充當「連通」俄羅斯與歐洲市場的橋梁，以及接納俄國受制裁的商品，而哈薩克更是歐亞經濟聯盟的重要成員。蓋為因應西方制裁，俄羅斯正推動歐亞經濟聯盟內部合作，並創建獨立支付系統與本幣支付的公共空間，以促進互聯互通。[23] 聯盟內部以盧布結算的比例雖已近 75%，然俄國國內生產總值即占聯盟八成，故此舉未必奏效。畢竟聯盟經濟一體化與內需自給自足尚言之過早，成形中的價值鏈主要存在於內部，而非與外部協作。另聯盟內部投資幾乎來自俄羅斯，成員國在制裁加劇下，如何平衡經濟風險和次級制裁風險亦是考驗。[24] 故擴大歐亞經濟聯盟內需與一體化顯然無法有效緩解西方制裁。

二、與中國合作掣肘美國

俄烏戰爭使俄中關係權宜本質盡現，惟中國仍是俄國相對可靠的夥伴，只要其要求與操作未危害中國重大國家利益，俄中的權宜結合面對共同敵人美國時仍大有可為。

2021 年俄羅斯於俄烏邊境軍演之際，即引發美國是否做好兩面作戰因應俄中威脅的質疑。[25] 俄中此回未同步發難，習近平「二十大」連任在即應是主因，而普欽的誤判亦不無影響。惟習近平之後若無連任顧忌，俄中聯合抗美態勢將可能更明朗化。

---

23 “Алексей Оверчук: Пришло время создавать стратегию ЕАЭС до 2035 года,”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 мая 26, 2022, http://government.ru/news/45519/.

24 *Оценка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х процессов ЕАЭС в сфере торговли: 2022*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Высшей школы экономики, 2022).

25 Jack Detsch and Amy Mackinnon, “China and Russia Turn Deeper Ties into a Military Challenge for Biden,” *Foreign Policy*, April 20, 202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4/20/china-russia-military-attention-us-policy-xi-putin-biden-taiwan-ukraine/.

對俄羅斯而言，與中國合作掣肘美國「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不但能讓美國如芒在背，亦能緩解自己在歐洲的壓力，更能報復美間接介入俄烏戰爭之舉。俄中亞太海空聯合巡航對美國盟友施壓已成常態，儘管俄羅斯從無意涉入於己無關且有損於己的衝突，然而在美俄中三角的連動影響下，俄羅斯未來仍可能配合中國實施機艦擾台戰術。

至於俄中在印太合作的程度，則視美國態度而定。美國並未直接介入俄烏戰爭，復以歐洲與台海兩處戰場環境不同，故美國仍有餘力支援海空作戰。俄羅斯在印太與中國合作掣肘美國，旨在削弱美國而非讓自己陷於兩面作戰困境，況且俄烏戰爭已讓俄軍元氣大傷，故應不至於在東方過於冒進。惟普欽亟欲為己留下歷史定位的心態仍是一大變數，故俄羅斯在印太地區仍可能有出人意料之舉，而不僅止於與中國合作掣肘美國，尚需密切關注。

伍、小結

普欽誤判形勢而身陷俄烏戰爭泥淖，惟其俄國中心論史觀、對烏克蘭的執念與歷史地位的追求，卻令其欲罷不能。儘管與俄交好的威權國家泰半作壁上觀，然而在不被西方國家接納下，仍逐漸與俄一同陷入和西方對峙的安全困境，而形成民主與威權的集團對抗。

俄羅斯在道盡途窮下僅剩東方一途，惟其印太布局卻因戰事生變，俄印關係的疏離恐讓俄過往聯中抗美又挾印制中的策略無以為繼，而俄中關係亦將向中國傾斜。俄國近鄰布局亦受戰事波及，不僅地位遭到挑戰，亦難以緩和制裁衝擊。與中國合作掣肘美國乃俄國在印太的可能抉擇，在習近平無連任顧忌後可能進一步明朗化。俄中在印太以灰色地帶戰術向美國盟友施壓已成常態，俄羅斯未來甚至可能與中國聯合機艦擾台。惟俄羅斯旨在掣肘美國，而非讓自己陷於兩面作戰困境，然而普欽對歷史地位的追求仍可能帶來不可預測的變化。

與西方和解遙遙無期，俄羅斯眼下僅能「轉向東方」，惟日後卻可能受制於其僅能倚賴的中國，最終淪落至受制於東西方的困境。